



小牲口

丁丁 /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小牲口

丁丁 / 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牲口：丁丁著．—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
2017.2

ISBN 978-7-5302-1635-4

I. ①小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39219号

小牲口

XIAOSHENGKOU

丁 丁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 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
2017年2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9.25
字 数 180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635-4
定 价 29.80元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版权所有，未经书面许可，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，违者必究。

1

9月1日，耿穗穗站在陌生中学的铁门面前，对自己的初中生涯无限期待。

在她面前，是一所普通的社区初中，学校名字即是小区名字，没有高中部，仅为住在小区里以及小区周边的孩子提供方便入学的机会。

教学楼刚装修完，墙皮刷得雪白。九月的光天化日之下颜色僵化得像块过期蛋糕。灰绿的爬墙虎松散倒挂在变质奶油上，看起来可以爬得更高。

教学楼外，是一个尺寸标准的水泥跑道操场。三年后，耿穗穗毕业的时候，水泥跑道换成了塑胶的。操场前方，一块不大不小的领操台，可以站三个人而不显拥挤。操场角落，躺着两个双杠和一个爬杆，足够一个班的男生使用。操场两旁，种着四棵柳树，为了美观。

这便是这所学校的全部。

九月的阳光最厉害，照着这雪白的教学楼，显得它愈发白而明亮。

耿穗穗走进学校，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小公主，走进了最圣洁的城堡。

教学楼里散发着油漆味，和许多不知好歹的小孩一样，耿穗穗也喜欢闻这种有毒气味。一楼没有窗户，学校为了节约用电，白天不开灯，楼道很暗，越往楼道深处走光线越暗，墙壁上几幅伟人头像的文字介绍几乎无法识别，区分不出谁是谁。

楼道里仅有的光亮在入口处，那里有一面巨大的镜子，是为学生用来整理仪容仪表的。女生们一进楼就停在镜子前面照来照去，直到门口站得满满的，使再进来的女生踮着脚也不能看见自己头顶。没听见铃声，谁也不动。

初一新生还不太好意思将自己的全部直挺挺暴露给镜子，耿穗穗用余光匆匆扫了镜子一眼，什么也没看见。她跟着铃声，走进初一（2）班。

一坐下来，她就满怀期待地开始环顾四周同学。

她发现，她身边的男生都是圆的，仅仅只是左边一个圆大一些和右边那一个小一点的差别。

右边小一点的圆不客气地对耿穗穗说：“你男的女的啊？”

耿穗穗小学一毕业就剪了个板寸。

她像所有女孩子一样希望自己有一头洋娃娃般的长发，但是她的头发长得太慢了，慢得她经常忘记了自己的希望，迫不及待

就把它剪了。她小时候每次剪完头发都同样后悔，然后把半截长裙套在自己脑袋上充当假头套。

说不清她剪板寸是不是为了引人注目，但给她理发的师傅告诉她这样剪能有很高的回头率。至少比她脑袋上顶着裙子去学校要强一些。

况且，理发师傅还安慰她说：“没关系，很快就长长了。”

她都信了。

开学她的头发还没过一寸。

走在学校，也没有什么回头率。

赵博是初一（2）班第一个注意到耿穗穗脑袋的男生，因为他就坐在她右边，时时刻刻都要看到她那碍眼的脑袋在他眼皮底下晃来晃去。他特别想刺激刺激这样的脑袋。

赵博皮肤的颜色像巧克力，长着一张圆圆的娃娃脸，一对圆圆的眼睛，留着像西瓜太郎一样的盖头。耿穗穗一看见赵博那小圆脸，看见他那齐齐的刘海儿，马上联想起自己的小学同学，丝毫没有上初中的感觉，一下颓了。

赵博的声音却不像小学生，他的声带正处于变声期间的猖狂，口气也像个地道的北京地痞流氓，蛮横霸道，满嘴脏话，打破了耿穗穗装好孩子的平衡。耿穗穗的底线是不和差生来往，她认定赵博那样说脏话肯定是个差生，心中立刻划清界限，但出于礼貌，她还是对他报以友好一笑，起码他注意到了她的新发型。

此时耿穗穗脑海里的自己完全是个成熟懂事的乖孩子形象，

是这样一个文静、可爱、品学兼优，人见人爱的小公主，一个小淑女，一个宠儿——这就是耿穗穗期待的变化，她想要在这城堡一样的学校里当一个小公主，她想要成为老师和全班同学的宠儿，她想要在初中有一个全新的形象，一个完全不同于小学的形象。她尽量模仿这个形象，模仿的关键就是尽量少说话，开口必微笑。

但她的头发使她的梦想破灭了，因为她的头发，赵博没看出什么宠儿，他觉得耿穗穗有点二。

他们俩对彼此都没有好感。

耿穗穗偏过头去瞧另外一个离她很近的圆，很白很大，架着一副眼镜，一声不吭地捧着书看，耿穗穗看了他半天，他的头也没抬起来。耿穗穗歪头看书名，竟然是数学书。她彻底失望了。

耿穗穗出生在八十年代中期，看着港台剧和日本漫画长大，早在幼儿园和小学时代，她就一直期待着“一见钟情”或“三角恋”的出现。

从五六岁起，她就对身边一个一个的小男孩十分在意，尽是一些流鼻涕的小胖子。因为在意过，她现在就只记得他们的鼻涕了。三岁的时候，她就懂得分析电视剧中的三角关系，因此自以为早熟。

但她不知道身边的十二岁女孩都发生了质的变化，她们突然开始谈吊带、高跟鞋、化妆品、烟、性，她们不必讨论分析就知道怎样最自然地 and 男生交往，怎样引起他们注意。耿穗穗也很希

望男生注意自己，却不知道正确方法。除了她的头发越来越短，她没有任何改变，连她的个子都不再生长了，她的身高在小学已经长到极限。

小学生耿穗穗是个大个子，老师永远把她的座位安排在最后面，她的眼睛要越过六个后脑勺才能看见黑板和老师的脸，而老师当然从不费力去看她，她永远是个生脸。上到小学三年级，有一天老师在街上和她擦肩而过竟然没有认出她来，这让耿穗穗十分伤心。

坐在最后，让她感到落寞。

虽然身为小学生，但她已经察觉到了歧视。个子够高，可她却没有机会成为举旗手，也许因为她不漂亮，她没有漂亮的大眼睛，也没有漂亮的长头发。大人不允许她把裙子套在头上去上学。每周一，举旗的女孩子们个子和耿穗穗一样高，却睁着比耿穗穗大许多的眼睛，甩着比耿穗穗长很多的头发，一脚一脚踏向旗杆。耿穗穗夹在矮她半头的学生队伍里，没有走向旗杆，她觉得很不好意思。

她的整个小学时代很少被老师注意，仅有的几次她记得清清楚楚。有一年春天，学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，组织学生们去看电影《大刀王五》。因为春天到了，耿穗穗忐忑不安地换上了蓝色的牛仔裙。她既想让人看她的裙子，又害怕被人笑话，盘算半天，结果她迟到了。当她走进电影院的时候，王五已经出场半天了。她摸黑找自己的班级，没工夫搭理王五。耿穗穗跌跌撞撞好不容

易找到班集体，重归集体怀抱使她兴奋激动，可集体对她却毫不热情。她的座位在最里面，她摸着同学的膝盖走向自己的座位时，害怕踩了他们的脚，她小心翼翼挪动着身体，她听见了一些电影院里的声音，嚼薯片的碎碎的声音：她穿裙子了。咔嚓。还穿裙子呢。咔嚓。臭美。咔嚓。真难看。咔嚓。没羞没臊没脸皮。咔嚓咔嚓……耿穗穗觉得薯片渣子快要喷到自己脸上。谁的膝盖又硬邦邦地挡住了她，不肯给她让路。所有的膝盖都挡着她。当她好不容易强行挤过一双膝盖时，膝盖上面的手恶狠狠推她一把，向她报仇。她知道这是讨厌的男生的力气，而女生们嘻嘻的笑声从手指缝里传出来。她的膝盖不像他们那样坚硬，她的两条腿直发软，她不想再走了，她快走不动了，只想就地坐下，或干脆坐在谁的膝盖上算了。放大的王五挥着放大的刀在耿穗穗脑门前发出叮当叮当的响声，吵得耿穗穗脑袋里乱七八糟，不能集中精神思考，也不能继续前进。她无奈地转过身看着坐在另一头的老师，希望得到老师的帮助，老师如她期待般地站了起来，却出乎意料极其不耐烦地冲耿穗穗厉声喊道：“你怎么动作那么慢呀，赶紧坐下！你让后面同学怎么看呀！”接着她抱怨似的补充一句：“那么大高个子……”

老师的声音是真实的，洪亮的，压倒王五大刀叮当叮当的，谁都能听见的。

坐在前面的同学都回过头看着她，他们那一双双眼睛像黑夜里的小星星那么亮，它们照亮了耿穗穗和她穿的真难看的牛仔

裙。不用回头，耿穗穗知道后面的同学也在看着她，而且看得很清楚，因为她是那么高。她忽然觉得自己一下子又长个儿了，越长越高，快顶上天花板了，她觉得自己正在变成巨人。谁也没有发现耿穗穗的脸在黑暗中涨得通红，红得就像代替王五脑袋落地的那颗糖葫芦——铡刀落下的一瞬间，大家都没有看清那是颗糖葫芦，因为几乎所有小朋友都害怕得闭上了眼睛，在朦胧中以为王五的头缩小了。

后来耿穗穗落下了病，一旦被老师批评，让她在众人面前站起来时，她就开始疯狂长个儿，变成巨人。父母安慰她将来肯定能当模特。

耿穗穗一直希望自己不那么高。

到了初中，她的愿望实现了，她不再长个儿了。

现在耿穗穗被安排坐在第三排，离老师近了许多。模特虽然当不成了，耿穗穗却很高兴。她热切地期盼着她的一切都能在初中改变，她觉得座位的改变是得宠的第一标志。

2

耿穗穗看见一个巨大的肚子缓缓挺进初一（2）班。

刘福老师不到六十岁，头顶一片地中海，没头发的地方很光滑，像他的皮鞋一样锃亮。最引人注意的还是他的肚子。刘福老

师的衬衣扎在裤腰带里，绷得结结实实。耿穗穗担心他的裤腰带扎得有点太紧了，随时可能被撑开。刘福老师眼睛有些斜，从他两颗眼珠的方向，无法断定他到底看哪儿。他看起来像是看你，没准儿正盯着自己的拉链。

刘福老师担任初一（2）班班主任，教语文。

耿穗穗认为这样一个老师没有理由不喜欢她，于是她从心里开始维护她的新班主任了。喜欢找乐子的学生一看见这位老师的模样就成心笑背过气去，还有他的名字，如果他现在还在教书，福娃，福娃，他们一定会在背后这么叫他。

刘福老师不是那种故意装小丑与学生拉近关系的老师。他从进教室的第一天起就把脸绷得很紧，把所有表情都扎到腰带里面去了。他的嘴角使劲往下撇，撇到下巴上，生怕别人看不出来他的表情是不高兴。他不高兴地面对着他的新学生，于是他的新学生笑了两声以后，不敢再笑下去了。他有几十年的教学经验，又是特级教师，他有办法让他的学生永远不敢在他面前笑。

刘福老师走起路来横行霸道，不管多宽敞的走廊，只要他走在前面，你就休想超过去。他像只巨大的螃蟹一样大摇大摆地横着往前走，气势磅礴。他倚老卖老，说话声音抑扬顿挫，既要用力撇着嘴巴，又要用力发出声音，每说一个字听起来都很吃力，这一个字出来得又慢又长，似乎这样说话才符合他的身份。

刘福老师经常说：“前几天，我以前教过的学生回来看我，以前的初三（2）班，现在一半全在四中。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谢

谢我！我北大的学生，七几届的，回来感谢我，告诉我还是初中好，初中什么都好，学习环境好，朋友也都是初中的最好，老师也最负责任，所以你们一定要珍惜……”

耿穗穗坚定地相信刘福老师的话。

从耿穗穗认识刘福老师起，也就似乎认识了他那些考上四中、北大的学生们。刘福老师对他的新学生们要求不高，只要有一半能上四中、一半中的一半考上北大就行了。

“我希望你们能成为第二个初三（2）班。”刘福老师说。

“你看他嘴像不像千年老鳖？”赵博就是那种非常喜欢找乐子的学生。

耿穗穗仍然一副宠儿表情。她可不能让这个被她划清界限的同桌破坏她和班主任的坚定情谊。她假装没听见赵博的话。

赵博瞅了耿穗穗一会儿，说：“你这人真肉，真他妈给男的丢人，你还是变回去吧，变性人。”

耿穗穗瞪着赵博，这是她来到新班级里第一次瞪人。

“绷不住了吧？让你丫装。”赵博嘿嘿地笑了。

她对他很快就熟悉了。

赵博不是差生，他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属于中上——尽管大部分学习不好的学生都给自己这种评价。

赵博课前主动给刘福老师倒茶端水（在那个年纪，谁也不敢做这种事），上课时他积极举手发言，刘福老师一提问他就举手，回答不管正确与否却总能让老师撇下来的嘴角微微上扬。有时候

赵博故意说错，逗乐老师和全班同学。下课他拿着课本跑到老师跟前装模作样地问问题（他根本不关心答案），套两句无关紧要的磁。放学他主动留下做扫除，还额外为班级做贡献：把家里的桌布和花瓶拿到教室的讲台上。公开要求在板报上写下红体大字：初一（2）班，永争第一。只要刘福老师一叫赵博的名字，无论他在哪里，他的回答声音一定能让班主任听见，由于他的声音这么有力量，刘福老师任命赵博当体育委员。体育课上，赵博在操场喊的稍息立正一二一，刘福老师在教学楼的办公室里听得清清楚楚。

赵博对刘福老师言听计从，是他的好学生。

赵博私下里管刘福老师叫老逼。

赵博放学不跟其他男生打篮球，他很快回到家，自己掏钥匙开门，然后直接进他父母卧室里，接着看看了一半的毛片光盘，一直看到他妈妈下班回家的时间，他收起VCD，拿出作业本，回到自己屋里规规矩矩开始写起来。当他妈妈做饭的时候他在草稿纸上画了一些生殖器官，他平静地回想着刚刚看到的东西。最后他用数字和圆圈填满了这些器官，让它们看起来像是复杂的几何图形。

耿穗穗惊讶于赵博的虚伪。

“你怎么这么‘两面派’啊？”耿穗穗感到不可思议。

然而这种明目张胆的拍马屁行为竟然很受男生欢迎，同学们都喜欢他这种毫不掩饰的厚皮厚脸。

更让耿穗穗不能忍受的，是赵博嘴里的脏话。

小学生说脏话，就算是同样一个字眼，也像是被遮羞布裹了起来，像儿歌一样。初中生说起来就不一样了，尤其是那些看过毛片的男孩子们说脏话，声音里透着一股狠劲儿，一股非常了如指掌的邪恶。赵博经常说三个字：操，妈，逼。

耿穗穗瞠目结舌。

脏话她听过不少，但从未听得如此频繁。她涨红了小脸，气愤地瞪着赵博。赵博却满不在乎继续说下去，他说：“我就说我就说。”他不理会耿穗穗的抗议，使劲和坐在他前面的男生讨论他从光盘里看到的内容。赵博聊的都是一些耿穗穗一知半解的内容，听得她糊里糊涂的，连他说的器官长在哪里她都没搞清楚。

听多了，耿穗穗也就懒得抗议了，她打算采取消极抵抗战略，让对方自讨没趣。但是赵博每次都能让耿穗穗抵抗他，他不停地问耿穗穗一个问题：“你是不是做过变性手术呀？”耿穗穗打他。

赵博一开始逗她，冲她笑，她也默默陪着心不甘情不愿地笑，后来，坐在前后左右的同学一看见耿穗穗都笑。

耿穗穗生气了，她坚决地瞪着他，翻脸不理他，他就越说越过分，但她还是不笑。说到后来，他也不笑了，认真了，当着她的面，对坐在前面的男生说她的鸡巴掉了，找不着了，咱们帮她找找去，他们大笑着。

哈哈哈哈哈。

耿穗穗哭了。

耿穗穗哭得太早了。这时候仍然只是单纯的哭泣，眼泪还是透明的。她不知道她将来还要哭很多次很多次，她不知道她在初一（2）班的回忆将会被泪水淹没，而她的眼泪将会像泥水一样混浊，肮脏。

她趴在桌子上，脑袋枕在胳膊肘里，肩膀一抽一抽的。

赵博忙着向前后桌同学借手纸，他很紧张，他怕女生哭，他更怕她告老师。赵博向那个和他一起笑的男生借手纸，那个男生觉得借手纸没意思，不好笑，不肯借。

赵博问了许多人，借了好多次，终于借到一张，他小心翼翼地把纸从她弯曲的胳膊下面递过去，耿穗穗不动，他轻轻地把纸巾塞进肘部缝隙里，耿穗穗还是不动。又借到一张，又塞进去。他不停地塞给她手纸，给了她好多好多纸巾。

其实她早就不哭了，也不需要纸巾擦眼泪，她只是赌气不肯原谅他。

他连连向她赔礼道歉。他道歉时候听起来有点真，不那么“两面派”了。他哄着她：“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说你了……”

耿穗穗不理。

赵博拉拉她的袖子，友好地说：“真的别哭了，求你了，你抽我吧……”

他这么一说，她莫名又哭了起来。

赵博拍拍她的背，轻轻地说：“慢点哭慢点哭，别呛死了。”

她差点儿又笑起来。

赵博说：“你到底是哭呢还是笑呢？”

“啊！我恨死你了！”

他好像很容易就做到让她心里舒服起来，即使哭也有法子让她快乐地哭。等她不哭了，他继续说她变性，他们接着吵架。每天他非要让她跟他说话，或者逼着她听他说笑话，她不搭理他，他就挑衅。上课时他用自己的胳膊肘顶她的胳膊肘，他叫她名字之前先用书拍她的背，一看见她在写字，他就不停地晃他们的桌子，还说：“锻炼你在地震下也能写作业。”

耿穗穗说：“滚滚滚！”

赵博说：“你是哪个秽呀？是淫秽的秽吗？”

耿穗穗说：“你淫秽！”

他们都不认得那个字，他们不知道“淫秽”这个词怎么写，谁也没给他们纠正过正确读音。

赵博说：“别叫这个名了，多难听呀，以后我叫你变性金刚吧！”

耿穗穗扬起一条眉毛。

赵博说：“你喜欢吗？”

“喜欢什么？”

“叫你变性金刚啊。”

“喜欢个蛋！”

“你还会生蛋？”

起初，耿穗穗还绞尽脑汁考虑如何与赵博对骂，可她翻来覆

去想到的就只有“西瓜太郎头”和“非洲土著”。“非洲土著”她还老说成“灰洲土著”。这哪里算对骂？根本不是同一水准，甚至不算同一种语言，她实在说不出口。

后来耿穗穗学赵博，他骂什么她也骂什么。十二岁孩子的模仿和适应能力都很强，耿穗穗很快适应了脏话。

他们对骂的时候，赵博好像特别高兴，可是耿穗穗却很心虚，每说一个脏字她都慌里慌张，怕说错又怕被赵博之外的人听见。赵博满脑子脏话横飞，迫不及待等着耿穗穗骂完他好接着骂。他听耿穗穗吭吭哧哧的骂人话觉得很有意思，末了他总是带着胜利的口气对她说：“你丫不行了吧？你还嫩着呢你！”

耿穗穗抄起赵博的语文书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他妈再说我，我撕了你信不信？”

赵博说：“你丫敢。”

耿穗穗三下两下开始撕书，彩页的纸又硬又厚，不好撕，她的手都疼了，只撕出来两条笨拙的口子。

赵博并没生气，只是大叫着：“哎哟我操！真撕呀……瞧你笨的，撕都不会撕。”他从她手上抢回语文书，她又拿走了数学书，他抢回数学书她又拿走他的铅笔盒，赵博说：“你大爷的你还有完没完！”

耿穗穗尖叫：“你大爷！你大爷！你大爷！”

她抡起铅笔盒就往地上砸。

“别别别……”赵博没说完，铅笔盒已经掉在地上。